

语言文字论集

中山大学中文系本书编委会

广东人民出版社

语言文字论集

中山大学中文系本书编委会

广东人民出版社



当代岭南学术论丛

育文集

中山大学中国文学系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州红旗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10.5印张 252,000字

1980年1月第1版 1980年1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语言文字论集》编辑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排列)

编 委: 余伟文 张维耿 李新魁 罗伟豪
施其生 黄家教 傅雨贤 曾宪通

主 编: 李新魁

副主编: 傅雨贤

编者的话

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 120 周年暨校庆 62 周年之际，为了加强学术交流，促进语言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并加强校友之间的联系，我系于 1986 年 11 月举办了一个“语言学学术研讨会”。应邀前来参加会议的有海内外校友 20 多人，本系教师 40 多人。校友们与本校教工团聚在一起，互相切磋，促膝交谈，气氛格外亲切，会议开得相当成功。有的校友有事未能与会，也寄来论文或祝贺信，表示对会议的大力支持。会间和会后收到论文近百篇。为了反映这次会议的成果，会后我们从其中选辑成这个本子，经过本人修改正式出版。有的论文虽有学术价值，但由于其他原因，未能收集进来。为了弥补这一缺憾，我们在书后附上一个会议论文篇目，以供参考。在出版此书过程中，得到了许多校友的热情支持，广东人民出版社也给予大力帮助，谨在此一并表示谢忱。

中山大学中文系《语言文字论集》编委会

一九八七年六月

目 录

谢尔巴的生平和他在语言学上的地位和业绩	岑麒祥	1
模糊语义的变异性	张 乔	12
论现代汉语的 e 和 er	黄家敦	21
分析同音词的方法	林杏光	30
词组研究中的一些问题	黄伯荣	47
论句型与语义的非同步对应	陈恩泉	59
关于 V ₃ 的语法性质和分类	傅雨贤 周小兵	75
口语中的“N 给 V 了”	李 炜	95
“就 (介词)”字句的句式变换问题	李海鸥	107
试谈如何对外国学生教学量词	张玉斌	120
普通话里儿化的修辞作用	鲁允中	129
钱钟书小说语言的变异艺术	叶国泉	138
在香港教学普通话的几项原则	缪锦安	150
广州话的 æ	罗伟豪	159
汕头方言的结构助词“咁”	施其生	166
中山闽方言探源	陈小枫	180

八排瑶语若干语法问题初探	余伟文	203
宋代汉语声母系统研究	李新魁	217
吴械音和朱熹音韵系考异	赖江基	229
古国族名前的“有”字不能作实词解	唐钰明	244
唐宋白话词语考释	伍 华	249
《尔雅》旧注辨疑	李铭建	256
《经传释词》述评	陈鸿迈	264
先秦“斯”字的语法性质探讨	敖镜浩	277
《世说新语》的双音副词	许绍早	293
“再”的演变	邓少君	303
通假字界说	孔德明	313

51 系 统

附录

01 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语言文字学学术研讨会	
02 论文题目	329

22 系 统

25 系 统

29 系 统

701 系 统

051 系 统

051 系 统

881 系 统

001 系 统

021 系 统

001 系 统

081 系 统

谢尔巴的生平和 他在语言学上的地位和业绩

岑 麒 祥

—

1986年11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一百二十周年诞辰，又是广州中山大学建校六十二周年校庆。该校中文系决定举行一次语言学学术讨论会以资纪念。我被邀请参加，可是因为年老体弱，走动不便，只好撰写一文，以示庆祝。在俄国诸语言学家中，独仰慕谢尔巴之为人。他十月革命后，对苏联语言学的改造和发展，曾作出很大贡献，其中有许多地方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愿共勉之。

二

列夫·弗拉基米洛维奇·谢尔巴是俄国著名语言学家。

十八岁在基辅中学毕业，随即升入基辅大学攻读自然科学，第二年转学到彼得堡大学历史语文学系，在沙赫马托夫、索波列夫斯

基和博杜恩·德·库尔特内等著名语言学家的教导下学习语言学，特别是库尔特内的《语言学引论》一课对他有很大的吸引力。他曾在这位名师的指导下写过一篇学术论文《语音学中的心理要素》，获得金质奖章。1903年大学毕业，库尔特内把他留在比较语法和梵语教研室当助教，同时在彼得堡师范学院讲授俄语语法。

1906年，谢尔巴被彼得堡大学遣送到国外进修，起初在意大利北部调查托斯卡纳方言，1907年到法国巴黎法兰西学院卢斯洛语音学实验室研究英语和法语的发音，同时积累了许多有关俄语的实验材料。1907年和1908年又利用暑假先后到德国穆扎科夫附近调查卢日茨语的穆扎科夫方言，从当地农民的口语中获得了大量的很宝贵的资料。进修末期，他还到布拉格学习捷克语，为他以后的教学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三

谢尔巴1909年从国外进修回国，除在彼得堡大学讲授俄语和法语两门课以外，并被指定负责语音实验室的保管工作。这实验室本来在1899年就已经建立，但因乏人管理，工作毫无进展。谢尔巴接管后，锐意加以整顿和扩充，添置了许多图书仪器和其他设备，不多几时竟成了全国的一间最完备的语音实验室。他本人在室内埋头苦干，连续做了许多研究，特别是关于俄语发音的实验工作，1912年据以写成《俄语发音的质和量》一书作为他在彼得堡大学考取硕士学位的论文。接着，他还把几年前在国外搜集的材料在室内加以整理，写成讲稿继续在彼得堡大学开设了印欧系语言比较语法和古斯拉夫语等课程。另一方面并将他于1907年和1908年在德国穆扎科夫地区得到的材料进行比较研究，考察原属斯拉夫语

族的卢日茨语在另一种语言德语的穆扎科夫方言中怎样发生变化的情况，写成他的博士论文《东卢日茨方言》，深深引起了当时许多语言学家的注意和赞赏。

谢尔巴 1915 年在彼得堡大学通过博士论文后即被延聘为该校的特聘教授，同时兼任波布里舍夫·普特学院外语系主任和舒伊斯克女子中学的教育会议主席。他在百忙中竟肯毅然担任这些烦琐的行政工作是有他的特别用意的，因为据他说“语文学是普通教育的基础”^①，而当时俄国各级学校的语文教育非常落后，必须想方设法把它提高到现代语言科学的新水平。

四

十月革命后，彼得堡大学改称列宁格勒大学，谢尔巴被任命为社会科学系语言文学部主任，积极参加大学教学的改革工作。他把原有的“新语文学会语言学小组”改为“语言学学会”，与伯恩斯坦、维诺格拉多夫和拉林等著名语言学家共同商讨改革方案，开会时尽量吸收同学参加讨论，后来许多著名学者如龙果夫夫妇和马图谢维奇等人都是在这个时候培养出来的。

谢尔巴早在十月革命前就跟俄国科学院有所联系。1921 年苏联科学院成立雅弗语研究所，他还被吸收为学术委员参加工作，后因不满马尔所提倡的“雅弗理论”才毅然脱离了该研究所，与马尔决裂。1924 年被选为全苏科学院通信院士，积极参加该院词典编纂委员会工作，积累了许多编纂词典的经验，于 1940 年写成《词典编纂法一般理论试探》，对于苏联俄语和外语词典的编写工作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苏联境内有许多各种各样的少数民族。这些民族在沙皇时代备

受压制和鄙视。十月革命获得了解放，各种组织、培训和语文教育的工作非常繁重。谢尔巴从一开始就在苏共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参加这件工作。例如1926年科米语（Komi）文字的创立就是在他的领导下完成的。同年，他还在突厥学会第一次会议上宣读了他和席尔柯夫合写的《关于正词法的一般基础》的报告，对于苏联境内许多新创立的文字也起了指导的作用。大家知道，苏联许多少数民族新创立的文字，在解放初期都是遵照列宁的倡议采用拉丁字母书写的，到三十年代末期才借口要跟俄语等取得一致逐渐改用斯拉夫字母。在这种改变中，各种语言的正词法就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1938年，苏联科学院语言与思维研究所着手编写《俄罗斯文学语言规范语法》，谢尔巴也是编辑委员之一。该书第一卷除导论外，包括语音学和形态学两部分。导论是谢尔巴和维诺格拉多夫合写的。语音学由谢尔巴写了大部分，形态学部分刚要开始，卒因卫国战争爆发没有完成。

1940年，苏联科学院成立方言委员会，由谢尔巴担任会长，一直指导着该委员会试图绘制塞里格尔湖区域的俄语方言地图，也因卫国战争的关系被迫停止了工作。

1941年，由于战争日益扩大，谢尔巴怀着愤懑的心情被迫撤离离开了列宁格勒，疏散到莫洛托夫城，工作条件非常恶劣。他花了许多工夫才只完成了《俄语正词法和正音法的理论》一文和几篇关于外语教学的论文，刊登于《苏维埃教育学》杂志，直到1943年随同纳尔贡帕洛斯研究所迁往莫斯科，才在这新首都逐渐恢复了正常的语言学研究工作。同年9月被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参加俄语研究所的创建工作，同时主持莫斯科大学普通语言学教研室，讲授“语言学引论”和“普通语言学”，并指导研究生。1944年由于他

自 1903 年至 1941 年在列宁格勒大学服务的显著功绩，由苏维埃政府授予劳动红旗勋章。1944 年起工作十分繁重，积劳成疾，头几个月还勉强继续工作，后来病情转剧，医治无效，卒于 1944 年 12 月 16 日在克林姆列夫斯克医院逝世，终年六十六岁。

五

谢尔巴的一生，是一个纯粹学者和真诚教育工作者的一生。他自 1899 年转学到彼得堡大学以至 1944 年在莫斯科去世这 45 年间，虽曾经历过许多大大小小的风波，但始终没有离开过他的教学研究的岗位，在这些年间，根据拉林、津德尔和马图谢维奇 1951 年合编的《谢尔巴院士纪念论文集》所载，共写过专著 12 种，在报章上发表的论文 50 篇，在百科全书和各种参考书上刊载的论文 8 篇，在各种杂志上发表的论文 7 篇，所拟的计划、提纲和发言稿 13 种，校订的稿件 8 份，手写的稿件 11 份和速记的报告 6 份。真可谓皇皇大观，应有尽有。不过从他的实际工作出发，与语言学有关的，也不外是语音学、音位学、语法学和词典编纂法等几个方面的问题，特别是以语音学、音位学和语法学等方面的更为出色。谢尔巴本人在他的《自传》中也曾说过：“我首先是音位学家，即音位理论的奠基者之一，和语音学家见称于世”。我们现在且先从这些方面谈谈他的成就和贡献。

首先，比方说，“音位”（phoneme）这个术语是怎样来的呢？过去曾有过种种推测。有的说，它是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最先使用的，后来为博杜恩·德·库尔特内所借用，但是包含的意义不同^②，有的认为最先是由库尔特内确定的。各有不同的说法。后经多方考查才确实知道早在 1876 年法国的阿维就已经采

用这个名词来表示一般语言的声音，其后法国的许多语言学家和语音学家，包括索绪尔和后来的格拉蒙在内，都沿用这个词来表示一般语音。而与音位学研究的音位并不相同。库尔特内在《一种语音交替的原理》中确曾就这个词表示的意义说：“一种语言中说话的人心里想发的抽象的声音，因为受了不同的语言环境的影响才成了不同的具体的声音。”直到他于1895年发表《语音交替理论试探》一文才从他的学生克鲁舍夫斯基所写的《印欧系语言元音方面的新发现》一文中吸取了他的“音位”一词所作的合理解释，使它与词义发生联系，具有区别词义的功能。谢尔巴在他的早期著作中，虽然也受过他的老师库尔特内的心理主义的影响，但是等到他于1911年为国际语音学会撰写《俄语发音简述》和1912年写他的硕士论文《俄语元音的质和量》时已把能区别词义的语音看作不同的音位，不能区别词义的语音只是同一个音位的“音品”(ottenki)。1939年他在《法语语音学》中更进一步指出“在活的口语中发出的各种不同的声音比我们通常所想象的多得多。在各种语言中，各个不同的声音都结合成能区别词和词形的数目较少的声音类型来为人们交际的目的服务”^③。依他说，这些声音类型中最典型的就是我们所说的音位，其他音品都是它的变体；音位与音位变体的关系就是个别与一般的关系。列宁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指出过：“一般的东西只在个别的東西中，通过个别的東西才能存在”^④。谢尔巴对于音位和音位变体的看法是跟辩证唯物论中个别与一般的关系的理论一致的。

谢尔巴不仅是音位理论的奠基者，而且是把这种理论介绍给西欧以至传播到世界各地的一个重要人物。英国著名的语音学家琼斯1949年在他所著的《音位》一书的序言中说：“音位的概念并不是什么新的概念。它是列宁格勒的已故教授谢尔巴于1911年最先介

绍给我的”^⑤。那时，谢尔巴为国际语音学会编写的《俄语发音简述》一书正在西欧风行一时，谢尔巴本人且曾参加国际语音学会制定国际音标的工作，跟琼斯等人常有接触，所以说谢尔巴是最早把音位理论传播到欧洲的一个人，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当然，关于音位学问题，其后对世界各地影响最大的，当首推布拉格语言学学派。它自1928年第一届语言学家国际会议在海牙开会以后，经过特鲁别茨柯依等人的努力，使音位理论在欧美各地风起云涌，盛极一时，并且有些地方获得了进一步发展，例如除元音音位和辅音音位之外，还按音的高低，强弱和长短确定了各种“韵律单位”，琼斯在《音位》中并据以制定了调位、重位和时位等术语^⑥。这是很有意义的。音位理论近些年来在美国也有很大发展。他们一般用 allophone 来表示音位变体，略等于谢尔巴的“音品”，但是音位和音位变体的关系如何没有明确的指示。西方音位学家所说的“韵律单位” (prosodeme)，美国人都叫做“超音段音位”。其实所谓“韵律单位”并不只限于一个音位，而往往涉及整个音节或句子。为了弥补这个缺点，于是又有所谓“音节音位”、“句子音位”之称，甚至象 a name (一个名称) 和 an aim (一个目的) 这样的组合也叫做“接合音位” (Juncture phoneme)。他们已把“音位”的范围过分扩大了。

六

谢尔巴早年在巴黎法兰西学院卢斯洛语音实验室学习和工作。那是由法国著名实验语音学家皮埃尔·卢斯洛一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无论是就图书仪器的完备或经验的丰富来说在当时都是第一流的。谢尔巴浸润其间，获益匪浅。后来他回到彼得堡大学就以此为

基础而大显身手。特别是从他所写的《法语语音学》一书中最容易看出所受法国语音学研究的影响。例如关于语音音节的划分，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无论根据挪威斯托尔姆的呼气说，丹麦叶斯泊森的听感说，或瑞士索绪尔的功能说，都没法完满解决。到法国格拉蒙于他在1895年出版的《印欧系语言和罗曼族语言的辅音异化》^⑦中才正确地提出要根据发音时声带拉紧或放松来确定音节的界限。他于1933年出版的《语音学纲要》^⑧更进一步把人们发音时声带逐渐拉紧的音叫做增强音，声带逐渐放松的音叫做减弱音。在一条语链上，不管是一个音或几个音，凡增强音和减弱音连接的地方就是音节的中心；减弱音和增强音连接的地方就是音节的分界。多年来聚讼纷纭的关于音节分界的问题从此才得到彻底解决了^⑨。谢尔巴在《法语语音学》一书中把增强音叫做后强音，减弱音叫做前强音。他也照样指出“在一句话里，各音素的发音由弱而趋强，复由强而趋弱，每一个强弱的交替就构成一个音节，最强的地方是音节的中心，最弱的地方是音节的分界”^⑩，这显然是和格拉蒙的说法差不多完全一致的。接着，他还说：“构成音节中心的音叫做成音节的或音节化的音，在这个音的前后不断增强或不断减弱的音都是不成音节的或非音节化的音。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比格拉蒙的理论更为细致了。

七

除了上述关于音位学和语音学的问题以外，谢尔巴对于语法学和词汇学方面也曾有所设想和贡献。例如我们在上面说过，他曾拟跟维诺格拉多夫合写一部大型的《俄罗斯文学语言规范语法》，已经写好了一部分，卒因卫国战争爆发而中辍，1940年又写了一篇

《词典编纂法一般理论试探》，正待把它付诸实践写成一部巨型的《俄语规范化词典》，也因时局动荡而没有开始。只有他于1928年所写的《俄语》一书比较完整。这本书对于俄语的语法问题有许多新的重要见解，特别是其中关于《论俄语词类》部分最为人所赏识^①。

谢尔巴在这一部分文章里专讨论俄语词类划分的问题，他认为决定一种语言的词类，不能单凭词义，也不能单看具有什么样的语法范畴，而“必须根据形态的，句法的和语义的材料的总合”^②。因为无论如何，词类决不是概念的分类，而是语法的分类，所以必须有外部形式把它表达出来，而“各种范畴的外部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各种类型的词的‘变化’、前缀、后缀、词尾、句重音、语调、词序、特殊的虚词、句法关系等等”^③。一句话，凡与形态学和句法有关的要素都可以做外部表现形式。谢尔巴根据这个原则把俄语的词分成名词、形容词、副词、数量词、形态词、动词、系词和关系词等词类。每一词类都有它的特定意义和形式特征。划分词类时要特别注意它的搭配情况和各自功能。例如数量词和形容词或名词都有好些共同的特征，但是搭配类型不同。比如俄语的 **пять книг** 是“五本书”的意思，**с пятью книгами** 是“带着五本书”的意思。**пять**（五）这个数量词和它所说明的名词 **книга**（书）的搭配类型很特殊，所以要把它划成另一个词类。俄语 **кругом**（环绕）一词在句子中和动词相结合时是副词，和名词相结合时是前置词，形式虽然相同，而功能不同，所以应该属于不同的词类。

谢尔巴的这些划分词类的原则和办法事属草创，其中虽然存在着一些缺点和错误，但是正如维诺格拉多夫所说的“尽管谢尔巴教授论文是概略性的论文，并且具有一些原则性的缺点，但是它还是产生了使俄语语法传统焕然一新的巨大影响”^④。这种影响其后在俄语及其他许多语言的语法研究中都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打破了往

昔各国语法学家只凭语法范畴划分词类的狭隘办法，把语法研究往前大大推进了一步。

谢尔巴是苏联的一位杰出的语言学家。他在沙皇时代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自 1898 年在彼得堡大学读书时就已选定语言学研究作他的终身事业。1908 年到意大利和法国去进修并屡次利用暑假到德国各地去调查语言和方言，学会了一套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进修期满回国就把这些理论和方法加以适当的运用，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大大改变了俄国语言学的本来面目。十月革命后，他积极参加苏联语言学和语文教育的各种改革工作，并且在好些方面与维诺格拉多夫等拟好了很好的计划，后因卫国战争而未能完成，有些甚至没有开始，身体健康备受摧残，卒于 1944 年过早地壮志而没。可以想象，倘若天假以年，他定能做出更大的成绩，为苏联以至全世界的语言学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注：

① 1917 年谢尔巴在全俄中等学校俄语教师会议上作报告时所说的话。

② 见特鲁别茨柯依《当前的音位学》一文，载 1933 年巴黎《心理学杂志·语言心理学专号》。俄国谢尔巴的学生津德尔在《谢尔巴和音位学》一文中也有同样的看法。

③ 参看谢尔巴《法语语音学》，俄文版，第 19 页。

④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单行本，第 216 页。

⑤ Daniel Jones 《The phoneme, its nature and use》，1950, p.vl.

⑥ 参看同上著作，第 108—160 页。

⑦ M.Grammont: 《La dissimilation consonantique dans les langues indo-européennes et dans les langues romanes》。

⑧ M.Grammont: 《Traite de phonétique》，Paris, 1933.